# 尚書詳解

二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尚書詳解

(二)

陳經撰

# 尚書詳解卷六

## 夏書

### 禹貢

此篇俱述禹隨山濬川首尾。與夫九州之界。田賦之等。土性之不同。貢篚之所出。秦火之後。藏之史官。史官從而刪潤以爲夏書。若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此乃禹之辭。若禹錫元圭。告厥成功。乃作服者之辭。然禹治水在堯時。而書謂之夏書者。夏史所錄。故謂之夏書。此書記事甚衆。言貢而不及賦篚者。蓋貢乃夏時法制之總名。民得平土而居。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之所出。樂以供上。雖謂之賦篚。其實出于民之願輸。而非上設法以取之也。故名曰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此夫子序一篇之大概。洪水泛濫。疆界莫辨。不先有以別九州。雖欲隨山濬川不可得也。隨山濬川之功未加。則水患未除。雖欲任土作貢不可得也。此其言自有次第。堯舜之前已有九州。至禹始別之以復其舊。如濟河惟兗州。海岱及淮惟徐州之類。九州之疆界既辨。始得以施功。故隨山以刊其木。濬川以深其流。水之源出于山。故先隨山而後濬川。導之而始至海。則民得平土而居。可以任地方所出而作貢。不廢其所有。不強其所無。此任土也。鄭康成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爲差

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其所出之穀。而任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卽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言作貢。取下供上之義。其所貢卽在九等田賦之內。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先王取民有制。豈肯于田賦之外別有貢耶。此篇載治水爲詳。而書以貢名者。因制貢可以見水土之平也。又以見聖人取民與斯民所以樂輸之意。爲重。他篇皆言作某篇。而此篇不言作禹貢者。因上文有任土作貢。則不復言作矣。如仲虺作誥。則不復言作仲虺之誥。微子作誥。則不復言作微子。古人作文之簡如此。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言禹治水先定其規模。天下之事必定其大體。其間纖悉委曲。又自此而推之。孔穎達云。左氏云舜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與稷羣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模設法。乃使佐之之人。分布治之于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于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氏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觀其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意也。孟子曰。三過其門而不入。門猶三過。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敷布治之。竊意禹在當時。隨山刊木通道。相視地形。講究利害。所自嘗如醫者用藥。先察脈理。某處當補。某處當汗。然後一用藥而疾可愈。高山猶五岳之類。大川猶四瀆之類。奠定也。論其疆界。則若兗州專以川。荆州專以山。論其一州大略。若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

川三江之類。皆奠高山大川也。其規模大要先定也。

## 冀州

孔穎達云。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流下。當從下而泄。故治水者皆從下而始。冀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地。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西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至高。故在後。自兗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州之水。從揚而入海。兗州在冀東南。冀兗二州水。各自東北入海。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水。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梁先山後川。徐雍先川後山。兗雍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大略爲文。不爲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東坡曰。堯水河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兗次青徐。四州治而河患衰。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而水患平。故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餘患。或者以前二說未盡。謂九州特紀其疆界。而治其先後之序。則自導岍及岐以下是也。蓋水勢未嘗不自上而下。竊意禹之行水。既自下而上。從東向西。因其下流。隨其州而先治之。及九州既畢功。方見得衆水之原。因記水所自出。與向來加功之處。未必是

先導河使入于海已畢又導江使入于海如此不亦勞乎諸家之說皆兩存之冀不言疆界以餘州所至可見兗言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言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言西河自西河以西也冀州三面距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于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在其西曰西河自華陰折而東流豫在其南曰南河至于大伾則又折而北流兗在其東曰東河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冀州之境也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又況王者以天下爲家冀乃帝都不當以山川爲界若他州也職方所載以方爲界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幷州皆指各州所向之方而言況于王都混同于其間無所辨別河南曰豫州非特不能別王都之所在乃幷與九州所正之方無所別與禹貢異矣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載言始有事也東坡云敷道修載敘又皆治也孔穎達據漢先儒所載山川地理附益以班固地理志謂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蕭何入關圖籍先收則圖籍皆在漢孔君身爲博士必當具見其山川必是驗實而知班固據漢山川必得其大概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師古曰岐山卽今岐州壺口在河之東梁岐在河之西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北三山脈本相貫禹于壺口之西梁岐之東鑿爲龍門以通河此所以施功於此三山因以治之作書者因其施功而述其事不得分言之于雍州何以

知禹鑿龍門爲分此三山以導呀及岐至于荆山荆卽梁山也而言逾于河又言壺口雷首是知此山雖鑿以通河脈猶相貫然則禹鑿龍門以通河安得謂之行其所無事蓋禹之行其所無事者豈得全無所事鑿其所當鑿皆所以順水之性也龍門狹隘不能通河流故必鑿之使通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卽晉陽也漢以爲郡下文云至于岳陽岳陽卽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南有霍太山職方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卽此太岳曾氏曰太原汾水所出太岳之南汾水所經禹導汾水故也職方曰其浸汾潞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漳水橫流入河曰衡漳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清漳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此二水相合橫流入河也曾氏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之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禹自覃懷致功遂逾太行而北既得漳流導之入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治則亦害于河流故也禹自壺口至衡漳皆治河流之害與別流之入于河者下文導河積石以下載河流之大概其委曲見冀兗等州禹之加功見三處治壺口則梁岐之水皆治既治太原之水沿流至太岳之水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治則下流通而入于南河矣既治覃懷之水則至于衡漳之水入于東河矣此皆審其利害所在規模簡要不煩也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水退可以制貢賦之法矣。然制貢賦必先辨其土性與色。土性不同。所宜之穀亦異。如職方荊揚宜稻。冀雍宜黍稷之類。因所宜而教之播種。則所收亦多。然土壤之宜有二。曰黑白之類。其色也。曰墳壤之類。其性也。孔安國曰。無塊曰壤。柔土亦曰壤。唐孔氏云。壤是土和緩之名。冀之土色白而性壤。雍州則黃壤。豫言惟壤不言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也。既辨其土宜。九則等田賦可得而定。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什一也。什一天下之中制。輕則貊。重則桀。不出于什一。而乃有九等之差者。蓋九州之賦稅。計其所入之總數。而多寡比較。有此九等。非是取于民之時有此九等之輕重也。孔穎達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爲雜。雜出第二等之賦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皆人工有强弱。收穫有多寡。總計以定差冀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言第一之賦。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錯而後言上中。揚州言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梁州言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第雜出。故言三錯。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或說云。九州之賦疆理其地者。以其田授農夫。較數歲之中以爲常矣。是九州之賦。自有

常數。九等之差不可易。又有錯出于他等之時者。蓋歲有豐凶水旱不同。時有所蠲以利民。是以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龍子曰治地莫不善于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此言以救戰國之政則可。若謂禹之法不善。則何爲有出于他等之時。是凶年無取盈之理。意者後世不善用取必于每歲之常。所以爲弊。本朝太宗平河東。制爲和糴之法。時斗米千餘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和糴不改。遂爲河東世世之患。夫謂河東和糴爲弊政則可。謂太宗之法不善則不可。其說恐或然歟。田中中第五等。九州之田。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曰土。據人工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所以異名也。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田賦亦當稱是。而乃有異同者。蓋田有高下。逐畝所收之多寡。則其稅之所入總數自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冀豫荊揚。則田卑賦高。青徐梁雍。則田高賦卑。兗則田賦適當。荊之田賦所差五等。雍之田賦所差亦五等。所以如是大遼絕者。蓋水既平之後。民之蕩析離居未復其業。必有不齊之處。闢地有先後。人工有修否。不可得而均。所以賦入于田之等級。如是懸絕也。餘州先田後賦。冀州先賦後田。孔穎達云。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于田。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爲此故殊于他州。一說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以自治。併與場圃園池漆林之類而征之。而周官載師之所載。則非盡出于田賦。故其文屬厥土之下。餘州即田之賦也。貢篚之制。他州言之。此獨不言。鄭氏云。此州入穀不貢。下文五百里甸服。是謂天子治

田入穀不獻貢篚一說云天子之封內無所事于貢東坡云田賦所出粟米兵車之類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下貢而多賦耶推原東坡之意蓋冀爲天子之都事事皆出于此所以重賦然別有所利亦與他州相等

恆衡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此言其功之成在冀州田賦既定之後不與至于衡漳文勢相屬一說云豈以山川巖險戎狄所居不足定其賦乎亦未可知也恆水出恆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衡水由恆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河患既平二水方從故道大陸始可耕作曾氏云恆衡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二水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島夷者海曲謂之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也食鳥獸之肉而衣其皮此本性也遭洪水不得以遂其性今得衣皮服明水害除也碣石地理志云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故安國謂碣石海畔山碣石在海之北海在碣石之南而河又其南也禹行河遠至冀州之極盡處然後自海入河溯流而西以歸帝都方其入河時碣石山乃挾掖之右此記山川形勢所在也禹每定一州其土色貢物包篚以至于山川之迹戎狄之事無不入奏以審定利便也或說云九州之末皆載通帝都之道蓋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可至使諸侯朝貢商賈貿易雖其地甚遠其輸甚易蓋以冀州三面距河建邦設都之意誠有取于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每州皆言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青揚二州不言達于河蓋兗言濟漯達于河故青州因上之文直云達于濟蓋由濟以至河也徐州言

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因上之文直云達于淮泗。蓋由淮泗以至河也。古人作文之簡如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蓋在冀州之北。遠于帝都之地。或有舟楫以入帝都。必導海以入河。本朝都大梁。所以取其轉輸之便。自江淮閩蜀而來者。導于汴河。自京西來者。導于蔡河。自山東而來者。導于五丈河。凡欲至京者。皆以達河爲至。

濟河惟兗州。

禹治冀州水畢。遂東行治兗之水。此以下八州。皆以山川定其疆界。孔安國謂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唐孔氏云。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界。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此州之界既定。則風土所宜。田賦所出。可得而攷矣。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河自大陸之北。分爲九道。大陸在冀州。九河在兗之界。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爾雅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漢武帝時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餘不復知也。孔穎達云。謂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胡蘇覆釜。在東光之北。成

平之南簡潔鈎盤在東光之南南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氏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幷使歸于徒駭也大抵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捐數百里之地所捐者小所得者大後世不忍棄數百里之地所以多河患九河之道禹之前已有之至是疏達之使從故道雷夏澤名舜漁雷澤是其處也在濟陰郡西城陽縣北河未復故道則澤不爲澤今河既道則雷夏之水可得而瀦蓄陳氏云雷夏之水昔嘗散漫至是而聚川欲其行而不可使之溼澤欲其聚而不可使之散或導之而行宜澤而不聚其爲害無異河既導澤既陂然後二者各得其宜灘沮二水各會同于雷澤周希聖云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爲喻然此州治水略不及山則知兗多平地寡山河患爲甚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兗之水患既除宜桑之土可養蠶而民得下丘宅土趨桑蠶之利矣蠶性溫柔惡濕故也兗州尤宜蠶向也避水害故就高丘今則降高丘而居平地諸處皆然何獨于兗言之此州寡山而夾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除而降丘宅土以其免于厄喜而記之也土色黑而性墳起論草木則草茂而木長禹之功不特人得其利雖草木亦遂其性也九州惟兗徐揚三州言草木唐孔氏曰以土地高美異于他州田非上上以其下濕說者以爲不然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之地草木爲宜至

于東南卑濕種藝誠非所宜也三州勢居下流洪水爲患草木尤不得其性至是而繇條漸苞以見草木遂其性而水已退此非偏宜草木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中下田第六厥賦貞孔安國謂州第九賦與九相當其說謂此州治水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第九是下下之賦也不若東坡之說云貞正也賦常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蓋必有故如向所言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六作十有三載乃同孔穎達云作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以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于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繇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堯命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卽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幷繇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繇之功明繇已加功而禹因之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十三年內皆禹治水施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因其說攷之兗河患爲甚故後于他州禹治水則舜歷試三年堯乃禪位以禹成功也舜受堯禪乃始巡狩始分十二州使水未平能爲此乎穎達之說爲有據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漆林可以爲器用絲與織文可以爲衣服織文錦綺之屬此兗州所產人工所長貢于上也有貢又有篚乃貢內物實之于篚經云篚厥玄黃是也八州之貢荊揚爲至多兗雍爲至寡各因其地之所宜不

強其所無也。雖有或多或寡。皆得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竟每歲常賦。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禹因以定其所出。使後世不得增損。責其所無。求所難得。若後世求金求車。漢唐以來。荔枝之貢。甚爲民害。豈禹之意哉。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師古曰。浮謂舟行水。濰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濟水具下文自濰入濟入河以通冀都。孔穎達云。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達于河也。

海岱惟青州。嶧夷既略。濰淄其道。

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據越也。海安可言越。穎達謂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而遼東在海外。猶在青州之境。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舜分青州爲營州。卽遼東也。禹以高山大川定九州之界。萬世之下雖有更易。而禹之所定者皆可攷。至于爾雅不言青州。是青幷于徐。職方氏不言徐州。是徐幷于青也。嶧夷卽堯典之宅嶧夷。東方極地也。既爲之封略矣。爲之封略者。恐其猾夏之變。九州如冀揚之島夷。青之嶧夷。梁之和夷。徐之淮夷。此則數州之境。界于要荒之地。故有蠻獠之民雜處其地。如後世蠻洞羈縻州郡者是也。禹貢敘治水之績。與貢篚之屬。則幷及之。以見成功無遠邇內外。皆得其利也。孔穎達以嶧夷和夷萊夷爲地名。淮夷爲水名。島夷爲狄名。恐未必然。春秋時諸侯之國。亦有夷狄種類在境內。如陸渾之戎在伊洛之間。皐落氏在晉絳之間。此類多矣。濰水出琅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

千乘博昌縣入海。此故道也。故曰其道。禹治水。但言既載、既修、厎績、既從、既作、既道、既澤、既略、其道、其乂、其藝、既豬、既入、底定。而不言治水之由。蓋治水之法。前此已言之矣。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但言其成功直叙之而自顯也。青州既近海。不當衆流之衝。蓋河濟之下流。則竟受之。淮之下流。徐州受之。江漢之下流。揚州受之。此州施功惟濰淄二水。比于徐州爲易。故二水其道。而地遂可以制貢矣。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起。海濱之土則鹹。東方曰斥。西方曰鹵。海畔迴闊。地皆斥鹵。故言廣斥。復舊性也。管仲輕重魚鹽之權。以富齊。因此地也。田第三。賦第四。濱海雖斥鹵不植五穀。而與海相去遠處。不害其爲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即廣斥之地所出。絺、細葛。錯雜非一也。海物、魚之類。瀕海之地所出。故貢之。宜桑故貢絲。宜麻故貢枲。以金則產鉛。以木則產松。怪石、石之似玉者。此數物皆出于岱山之谷。蓋其所出有至美之物者。必指其地而言之。如嶧陽之有孤桐。三邦之箘簵楛也。禹貢之書垂法將來。所貢無非服食器用。怪石非服食器用。何以貢之。意當時制禮作樂。有資之以爲飾者。非徒爲玩好之具。漆器雕俎諫者不止。而爲人主可以玩好而責貢哉。萊夷地有夷人也。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裔夷之俘以兵亂之。此東萊有夷也。水退可以牧牛馬。作牧者可以放牧也。蓋夷人以蓄牧爲業。射獵爲娛。故從

其俗而言之。嶧山桑也。其絲中琴瑟之用。此萊夷所出。効臣子之義。故貢之。以見因作牧而後有。

浮于汶達于濟。

此青州入河之路。不言入于河。上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矣。故此但言達于濟。順流曰浮。以水入水曰達。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至西南入濟。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下文導沇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于汶。濟汶二水相通故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徐州之境。北接于青。故以岱言之。南接于揚。故以淮言之。此篇所載地理極有法。不但冀州不言境界。以餘州見之。八州亦然。夫一州之境。必有四面。今所載但及二面。是其所不載者。已互見于鄰州之間。觀之者可以參攷。淮水出桐柏。其源遠矣。而徐受其害。故禹加功而治。其下流既喜其乂。故如此記之。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泗不爲害。而沂爲害。亦加功焉。夫水不加功而順導之。令自然行于地中則曰道。加功以通其所不通則曰乂。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即此蒙山也。大野、澤名。在山陽鉅野縣北。水所停曰豬。東原郡。唐東平郡。廣平曰原。淮沂二水得其治。則蒙羽始得以耕種。大野之水既有所停。則東原底平。則是水之流止。與地之險易。無所不見矣。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此州土有二種而同色埴土粘也周禮有埏埴之工埴起也漸進也包囊生也土與草木皆復其本性矣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其國立社壇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之義韓氏外傳曰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爲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徐州備此五色故貢之前言赤埴墳此言五色大抵此州土赤色者多青黃黑白僅有之羽山卽蒙羽其藝之羽嶧山在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此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夏翟雉也其羽中旌旗之飾孤桐特生之桐中琴瑟之用浮磬用爲編磬石在水傍水中見石若石在水上浮然貢石而言磬言此石宜爲磬以此三者其材可以爲禮樂之用聖賢所以取物者必有其地必擇其材非徐州皆出此三物也故有其地若夏翟必出于羽山之谷若孤桐必出于嶧山之陽若浮磬必出于泗水之濱此取之有地也非羽畎嶧陽泗濱所出此三者皆可用也故擇其材若翟必夏翟以言五色之備桐必孤桐以其生之特磬曰浮磬以其若出水之上此擇之因其材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桐之生以其向日者爲貴詩有淮夷來獻其琛淮上之夷也蠙蚌屬出珠玄黑繒纖細縞白繒孔安國云玄黑繒縞白繒纖在中明二物皆細此五物皆淮夷所出故或貢或篚以効誠于上非堯科別其名使之必貢也經曰四夷咸賓畢獻方物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泗入河。必導于汴。此故道也。世謂隋煬帝欲幸維揚。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東坡云。謹案西漢書項羽與漢高帝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衞、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卽今官渡水。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之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下。振旅還都。亦曠世之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小大。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開渠通水。與晉會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今徐州之末。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可知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矣。東坡攷據甚詳。然夷攻汴水時有湮塞。隋帝豈亦濬其湮塞。故世有此傳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烏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北據淮南距海。揚州之界也。南距海則今之閩廣皆在其中。彭蠡在豫章彭澤縣東。唐孔氏云。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之屬。九月

而南。正月而北。蜀都賦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冬月居此彭蠡之澤。向也洪水滔天。彭蠡泛濫不辨。今也水退。陽鳥亦得其性而安處焉。鴻雁秋來。江南皆然。奚獨彭蠡。其意謂鴻雁來南至彭蠡而止。今極南五嶺外。不復見鴻雁矣。三江既入。東坡云。予以所見攷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于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過九江。會于彭蠡。以入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海。會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會于彭蠡。則三江爲一。至于秣陵京口以入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中曰北者。以味別之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異味。禹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爲彭蠡。安能出爲北江。以入海乎。知以其味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至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既已與漢合。且會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知以其味別也。漢北爲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可知矣。禹之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爲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爲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特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安國謂自彭蠡分爲三江。入震澤爲北江。入于海。蓋安國未嘗南遊。案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震澤決不足以受三江之水。此東坡以所見攷之爲詳也。先儒或以爲南江從會稽吳縣、中江從丹陽蕪湖縣、北江從會稽毗陵

縣入海。或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或以爲岷江浙江松江。或以爲自義興自毗陵自吳縣。此皆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禹貢所謂中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江之名。而不知一江合流而異味。則雜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今京口之江視數江猶畎澮。禹不應遺其大而數其小也。東坡以味別之說。猶爲精確。又曰今金山少北取其中水味殊絕。輕重亦迥異。蓋蜀江江所爲出也。余因而推之。案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吳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二缶曰。此惠山泉也。文饒以是罷水驛。味別之說。古今皆有。此理不誣矣。會稽吳縣有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大湖名。大湖蓄水南方名曰滆。案職方揚州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五湖卽震澤。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論其澤謂之藪。篠簜旣敷。竹之小者曰篠。大者曰簜。敷布而生。少長曰夭。喬高也。草木至此遂其性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塗泥、卑濕也。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揚州田比九州最下。品賦乃出第七。或第六。人工修也。在堯時揚州賦止如此。自漢以來。歲漕關東八百萬粟以給中都。六朝建國。盡在建業。至唐取東南之賦尤重。軍興取給於江淮。秦少游云。今之所謂沃壤。莫如吳越閩蜀。一畝所入比他州數倍。則知後世人工倍加培植灌溉之功。至雖以下下之田。猶爲沃壤。況其上之數等哉。劭農勸耕。勿加苛擾。使之盡力于土地。其爲國計。豈小補哉。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卽金銀銅瑤者玉之次琨者石之似玉篠者竹之小簜者竹之闊節齒者象牙詩曰元龜象齒革謂犀革傳曰犀兕尚多棄甲則那羽謂鳥羽南方之鳥有孔雀翡翠之羽可以爲飾毛謂牛毛西南夷旄牛可爲旌旗之飾木謂楩楠豫章南海島夷以草爲服葛越是也北方極寒故冀之島夷皮服南方極熱故揚之島夷卉服亦非所貢唐孔氏云島夷皮服是夷自皮服非所貢也島夷卉服言夷狄得遂其本性耳厥篚織貝則南方之夷自効臣子之義以織貝爲貢篚亦如萊夷之檿絲也鄭玄云詩言蓼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此說是也蘇氏謂南方織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棉之類是也小曰橘大曰柚師古曰柚似橘而大其味酸橘柚不耐寒故包裹而貢錫貢者待錫命而後貢非金三品齒革之類爲每歲常貢防人君于口腹之欲而有偏嗜以勞民祭祀賓客之用則可蘇氏曰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齒錯不可常用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皆錫命而後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以水入水曰達自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自泗入河不言達于河因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之後亦猶青州達于濟禹時未有入淮之路故順流入海然後自海入淮至春秋時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然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

之江。則江又有通淮之路。其說可疑。故兩存之。以待能辨之者。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孔安國曰。北據荆州南及衡陽之陽。舊有三條之說。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東坡云。自南條荆山至衡山之陽爲荆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爲豫州。以地理攷之。北條與河相去甚近。豫州之境。不應如是之狹。曾氏曰。臨沮之荆。陰爲豫州。陽爲荆州。此說是也。豫荆二州。皆以荆山爲界。猶青徐以岱爲界也。此荆州北至荆山南過衡山以往。孔穎達謂衡山是大山。南無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江漢二水發源梁州。入海實在揚州。禹于此而施功。已有朝宗之勢。朝宗者。諸侯見天子之名。唐孔氏曰。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天子。假人事而言之。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也。九江。孔氏云。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地理志。九江在廬江潯陽縣南。潯陽記有九江名。曰烏白江、蚌江、烏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箘江。皆謂江水至是分爲九。鄭康成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如此說是也。九江各有源。不與大江同。孔穎達謂江以南水無小大。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世代相遠。難以指定。以經意攷之。宜從孔安國之說。孔殷言甚得地勢之中也。沱潛既道。據地理志及鄭氏。皆以荆梁二州皆有沱潛。東坡案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州沱潛也。蜀郡郫縣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州沱潛也。孔安國云。沱潛發

源梁州入荆州。孔穎達云。孔安國爲武帝時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于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亦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以二孔氏之言攷之。則味別之說。古人知之久矣。梁荆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雲土夢作乂。據左傳昭公三年。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定公四年。楚昭王寢于雲中。此澤即一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澤跨江南北。每處有名。王氏之說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非特土見而草木生之。人有加功乂之矣。是以澤爲二處。王氏如此說。謂勢有高卑。雲之澤則土見。夢之澤可以作乂。不若從先儒孔安國之說。其中有平土巨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穎達見安國之說。謂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東坡云。古語如此。今攷漢志曰雲夢土。孔氏之說勝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此州土與揚州同。田第八。賦第三。蓋培藝灌溉之功至也。羽毛、齒革、金三品。與揚州貢同。而次第不同者。穎達云。以善者爲先。薛氏曰。以多爲先。然二州之貢。特其文勢自不同耳。必以善者爲先。則梁州鐵先于銀。豈銀果不如鐵乎。杶似樗而大者。柏葉松身曰栝。栝柏三木之名。榦、柘也。可爲弓。榦攷工記云。工人取榦之道。以柘爲上。是也。揚州言惟木不言其名。此州特言名者。揚州所貢之木不可勝名。此

州所貢止此耳礪、砥、皆磨石。砥細于礪。砮、石中矢鏃。丹、丹砂也。箘、簵、美竹。楛、木名。三物皆可爲矢。三邦。漢孔氏云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是也。厥名。擇其所產之至美有名者而責之。荊揚所出之物。大抵中原所資以爲兵器之用者。文公謂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蓋中原所出者不得如此二州。故必資之爲用。包匭菁茅。漢孔氏以包爲橘柚。非也。菁以爲苞。周禮。菁菹鹿臡。茅以縮酒。二物所在皆有。貢于此州。以所產之善者。記曰。籩豆之薦。水土之和氣也。蓋祭祀先王。必得九州之美物。傳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則茅自古所用。包匭匣也。既匭匣之外又從而包裹之。以祭祀之用。尤致其潔。不敢輕也。厥篚玄纁璣組。爾雅曰。三染謂之纁。絳色也。此州善染玄纁之色。璣乃珠之不圓者。組乃綬之類。實于匣以貢。大龜即元龜。國之寶也。出于九江。尺有二寸曰大龜。國有大事則卜之。其龜不可常得。必蓄之以待上之錫命。然後納焉。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此荊州入河之路。順流而下曰浮。自江而至于沱。自沱至潛。自潛至漢。捨舟陸行以趨于洛。自洛入于河。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

此州界西南至荊山。荊山之南則荊州也。北距河水。河水之北即冀州也。蓋豫在冀之東北。冀之南以荊河爲界。禹貢他州未有止言其地。荊豫言荊。青徐言岱。使豫州不言荊山。則北之至河者在河北。故

言南至荆山。則北之至河者自知其爲南河矣。東坡雖指爲北條荆山。復自疑其去河甚近。意謂荆州既言北至荆山。則豫之南境從不知。殊不知河勢延長。若南不定其所至。則烏知北至河之爲南河乎。況北條荆山在河之西。雍州之内地。不當以爲豫州之境也。伊洛瀍澗。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穎達謂熊耳在陸渾縣西。冢嶺在上洛縣境之内。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河南境内之北山。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今據經文。導洛自熊耳。與岷山導江文勢先後不同。則是洛非出熊耳山。但其導之自熊耳而始也。下文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是伊澗瀍入于洛。而洛入于河也。滎波既豬。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蓋洪水之時。此澤之水動成波浪。今則豬蓄而不泛濫矣。滎澤即滎陽也。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沇水東流。謂之濟。濟水潛行地中。自河而溢出。則謂之滎。在河南也。春秋閔二年。衛狄戰于滎澤。杜預注。此滎陽當在河北。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在河北。孔穎達乃謂此澤跨河南北。以經文攷之。濟水溢爲滎。是在河北爲濟。河南爲滎。今河北亦謂之滎澤。豈堯時北爲濟。至春秋時。以滎發源自濟。亦以濟爲滎乎。導菏澤。被孟豬。安國謂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河東北。穎達以地志攷之。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有菏澤。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

東北被孟豬也。求其說而不得。乃爲之辨曰。郡縣隨代易名。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東坡則曰。沇水東出于陶丘北。又東爲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其說逕直不言入而言被者。不常易也。水盛乃覆被之。猶弱水出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也。此言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職方作望諸。其實一地。職方青州澤藪曰望諸者。蓋職方之青州。在豫之東。故得兼有孟豬之澤。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無塊曰壤。壚、疏也。亦曰黑也。地之高者其性則壤。地之下者則墳壚。土有高下。如青州曰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是也。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以土性之美人工之修故也。九州之賦言錯者四。如冀如豫如揚梁。說者謂當其制貢之時。青徐雍荊所入之賦。各得其常數。惟此四州有豐凶之年。故其賦雜出他等。其所以出他等者。總其九州所輸之賦。彼此相形。爲此九等之差也。冀州賦第一。豫州賦第二。苟冀州有豐荒水旱之歲。其賦有減除。則反出于豫州之下。于是豫當爲第一。冀當爲第二。揚州賦第七。梁州賦第八。苟揚州遇樂歲有豐衍。而梁出于第七。則揚州當出第六。如是歲凶之年。有所蠲減。出于第九。則于兗州相形。必有强弱于其間。故揚州厥賦下上上錯。梁州厥賦下中三錯。兗州曰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皆彼此相形爲高下。餘州雖無有錯出。然以意逆志。則凶年必無取盈之理。漆林枲麻絺細葛紵師古曰織紵爲布及練。周官載師漆林之征。周官以爲征。此則貢者。周之時豫在畿內。故載師掌其

征。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冀州所以不言貢之意。纖纊、細緜也。治玉之石曰錯。注磨錯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錫命而後貢之。不常用之物。懼其勞民也。揚州先言橘柚。後言錫貢。此州先言錫貢。後言磨錯者。橘柚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磨錯則與厥篚之文嫌。與相屬。故言錫貢在先。豫之去帝都甚近。浮洛即達河。此河即南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

孔安國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穎達云。職方氏豫州其山鎭曰華山。是華山在豫州界。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爾。不得有其山陽者。謂此山之西。雍之境也。職方不言梁州。顏師古曰。省徐州以合青州。幷梁州以合雍州。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嶓冢山在隴西郡西。漢水所出。自江別出爲沱。自漢別出爲潛。二山已可種藝。是江漢之水。得其治矣。沱潛亦得從其故道。江漢之水。歷二州界。緜亘數千里。然後至揚州入海。經于此州。曰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荆州曰江漢朝宗于海。沱潛既道。揚州曰三江既入。水之首尾源委可知矣。蔡蒙二山名。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旅、祭山也。平、爲治功畢也。和夷、西南夷也。亦已致其功而水患平矣。禹貢諸夷。或言于制貢之後。或言于制貢之前。蓋帝者之于夷狄。來不拒。去不追。或內而同中國之朝貢。受命于天子。則爲之制其田賦。如青之嵎夷。梁之和夷是也。或不能焉。或嚮風慕義。獻其方物而已。則亦使貢其方物。如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是也。梁州之水。其受害者只四處。故禹特舉其大槩。他州可以類推。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黎黑也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等璆美玉也鏤剛鐵也可以鏤物砮可與礪丹之礪同磬石磬也徐州貢浮磬此州貢石磬豫州言磬錯則知當時樂器磬爲最重其聲尚角在清濁小大之間爲難和者也羆曰擊石拊石不言金與絲竹可見聲之難和制貢尤詳也熊羆狐貍四獸以屬曰織以裘曰皮西傾山名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焉因桓是來浮于潛自潛入沔泉水始出山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孔安國曰漢上曰沔入于渭亂于河東坡曰沔在梁州山南渭在漢州山北沔無通渭之道案前漢書武帝時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里故曰逾于沔蓋時通渭褒爲沔也其說有據計沔在渭南五百里故自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逾字當在渭字上今加沔字上向也自荊入河則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謂自漢陸行至洛也逾字在洛上今自沔陸行至渭而逾字不在渭上古人之文體不可執一而言自渭至河絕流入河也橫渡爲絕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敘

孔安國曰西距黑水東據龍門之河穎達謂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雍梁二州皆以黑水爲界穎達謂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其說爲當河在雍之東境而曰西河者龍門在冀州之西河自積石東北流自中國折而南至華陰又折而東至大伾又折而北冀州帝都界三河之間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河相對而爲東西曰東曰南曰西皆自冀州而言濟河惟兗此東河也在冀州之東荆河惟豫此南河也在冀州之南黑水西河此西河也在冀州之西雖自冀州而言有此三河其實一河也弱水不能載物故導之西流地勢西高東下水性皆東而此水獨西亦其性也禹行其所無事不于水性之外別有增損于其間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商鞅變法以成富强是欲弱水之東也涇屬渭汭禹導渭水併及此水下文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此數水脈絡相貫而渭水爲大併入于渭以入河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涇屬渭汭詩曰涇以渭濁是涇水合渭之流屬附也及也水北曰汭人皆以南面望水則北爲汭涇水自南入渭也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漆沮二水名渭水之大受涇水漆水沮水灃水故涇水自涇陽縣來入渭漆水自枝山縣來入渭灃水自扶風縣來入渭沮水自北地來入渭惟此四水皆入于渭乃得其性曰屬曰從曰同實一理也荆岐二山洪水之時祭祀已廢今水退可旅祭雍州地東距龍門之河當河流之泛濫

未折之而東。雍州亦被害。及禹施功于冀。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壺口在冀。梁岐在雍。此二山實河之所經。河既順流而東。則是治河之害。既載于冀州。故經敘此州治水之迹。惟弱水既西。渭合衆水以入河。其功畢矣。故自荆岐既旅而下。遂言平地川澤。已有成績也。荆山即北條荆山。非荆及衡陽之荆。孔安國云。荆在岐東。終南惇物鳥鼠三山。相爲首尾。地理志。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扶風武功縣東北。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攷揚州與雍州可見。秦郡長安號爲百二之險。以其山多也。孔穎達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其說是也。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在豳國之地。即此處。豬野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即此豬野也。從原隰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三危既宅。三苗不敘。舜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昭公九年左氏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預注。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舜竄三苗在洪水未平時。舜擇其惡之尤者投諸四裔。更立親近使居三苗之國。及洪水既平。三危可居。則三苗之種族。得其次序。以此知舜之逐四凶。未嘗有疾惡之心。必欲使其大有次序。安其居止。無憂愁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仁心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此州之土色黃而性壤。田第一。賦第六。孔穎達云。此與荆州田賦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

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工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其後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此說是也。球琳者。皆玉名。琅玕、石似珠者。九州惟雍所出物色爲寡。乃知禹治水之後。其于貢賦闊略簡易如此者。憂深思遠。不肯貽禍後世。以啓昏主之侈心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乃河之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孔安國謂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禹鑿以通河也。會于渭汭。孔安國云。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孔穎達謂從河入渭。禹曰帝訖。從此西上。更入雍州。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不若從東坡之說云。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如此。則言是會渭汭之水以入河也。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織皮說與梁州同。師古以爲三國。唐孔氏以渠搜爲二國。幷崑崙析枝爲四。鄭玄則以渠搜爲一。不若從顏鄭之說。此西戎之三國也。所貢者織皮。言西戎卽敘。則又不止三國矣。禹之功不惟及中國。雖夷狄亦得其利焉。黑水、弱水、決之而西。歸于南海。則西戎之國。免昏墊之患。禹以四海爲壑。是也。東坡云。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崑崙析枝渠搜。大意與三州無異。蓋言西戎卽敘。而崑崙析枝渠搜。大概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顚倒詳略耳。

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卽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以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序禹貢者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此一篇之大槩也。自冀州旣載壺口至于西戎卽敘。爲別九州。自導岍及岐至于敷淺原爲隨山。自導弱水至于東北入于河爲濬川。自庶土交正而下爲任土作貢。其間治水曲折。田賦貢篚。通道帝都。又各隸于逐州之末矣。前後之相連。首尾之相貫。則無所攷據。故于導岍而下。言山之首尾。導弱水而下。言川之原委也。孔安國云。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穎達謂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治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如漳水汾水潞水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厎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衞滹沱滱易近恒山。石林先生云。周官言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則導山者。濬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今以經文攷之。下文言入于海。則先儒與石林之說不誣矣。導山導水皆始雍州者。蓋天地方形。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自西北傾東南。然傾東爲甚。而南次之。水之性萬折必東。是以山之脈自北而東。少趨南焉。而水之原出于山。所以俱自雍州始也。前輩諸儒。如班固、馬融、王肅治尙書。皆有三條之說。導岍以下爲北條。西傾以下爲中條。嶓冢以下爲南條。地理志亦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

三條之說也。若鄭康成又以爲四列。康成疑岷嶓雖同在梁州而異處。故以此條爲正陰列。以中條爲次陰列。而分南爲次陽列。正陽列。東坡亦云。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何謂地脈。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有近而不相連。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馬融、王肅皆有三條之說。鄭玄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皆禹之言。卓然見于經者。非地脈而何。以此觀之。地脈之說。古人知之詳矣。導岍及岐以下。乃北條荊山正陰列也。岍岐皆雍州之山。岍即扶風吳山。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壺口、雷首。太岳、厎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皆冀州山。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霍太山即岳陽是也。厎柱在陝縣東北。形若柱也。析城在河東獲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西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此北條山首起岍岐。逾于河。正龍門西河。謂此處山脈不絕。河不能間斷。既絕河。又爲壺口雷首及太岳。皆河東之山也。又爲厎柱析城王屋。自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又爲太行恒山碣石。迤邐東北入于海而止。是北條山首起岍岐。碣石爲尾。而衆水皆入于海矣。孔穎達曰。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漢孔氏則以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入海。言山旁之水。皆入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此中條之山次陰列也。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河之所經也。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是三者在雍之南山。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熊耳在弘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縣東北。此四山接華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中條之山首起西傾。至陪尾爲尾。其脈相連屬也。凡舉山名。皆爲治水。故安國言水之所經。鳥鼠、渭水所出。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之水于下。互相備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南條荆山析而爲次陽列也。嶓冢在隴西郡梁州之山也。荆山乃南郡臨沮縣之荆山。內方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春秋傳曰。吳楚夾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皆在漢上。荆山內方大別。荆州之山也。南條次陽列也。首起嶓冢。大別爲尾。其脈相連如此。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南條荆山析而爲正陽列也。岷山在蜀郡梁州之山也。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九江在廬江潯陽縣南。荆州之界也。敷淺原即豫章歷陵縣南博陽山在揚州之界。禹既導嶓冢至于大別而止。復自岷山導之至于敷淺原而止。隨山之功畢矣。孔穎達云。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爲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水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鄭氏分爲四列者。蓋以岷山而下諸山在大江之南。內方大別之類在江之北。不得同爲一脈而導之。雖岷山之山不言導。而理不可與內方大別同爲一條。禹

之導山雖曰因而治衆水。大槩岍岐之列河水所經。故首于雍州至冀州。西傾之列伊洛淮渭所經。故首雍州至豫州。嶓冢之列漢水所經。故首于梁州至荆州。岷山之列江水所經。故亦首梁州至荆州。其他衆山可以類推矣。九州之山獨記雍冀梁豫荆揚。不及青徐兗。蓋三州皆在河之東。與四列不相通。青徐山惟岱兗州無山。此三州水惟河則不必隨山也。導岍及岐之末言入海。其餘或曰至于陪尾。至于大别。至于敷淺原。不言入海者。蓋岍岐所導之山。自西而東。自東而北。山脈未絕。至碣石而止。則已近海矣。彼西傾嶓冢岷山之列。其山脈所至。去海尚遠。故不言入海。下文導水所載。則入海之道也。言導岍而不言導西傾。以二山皆在雍。以岍岐見之。言導嶓冢而不言導岷山。以二山皆在梁。以嶓冢見之。此史之省文也。竊以天下之勢。猶人一身。山川猶人筋骨。水猶人血脈。以一體而四肢。以一臂而分五指。筋骨雖相連屬。血脈雖相貫注。而支分派別不同。醫者必隨其所苦之處而治之。或有三條。或有四列。安知其非一體四肢歟。北條之山。或自岍岐而起。或自厎柱而起。或自太行而起。安知非一臂而分五指歟。岍岐言逾于河。岷山言過九江。則知禹于山川地脈察之熟矣。至唐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北紀所以限戎狄。南紀所以限蠻夷。陰陽家亦有山水之說。豈非有所本乎。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自此以下言濬川之事也。導山之首尾既具于前。則濬川之首尾豈可闕。禹不特爲當世計。蓋欲使萬世知山川首尾如此。在山則不可絕其地脈。在川則不可絕其故道。孔穎達云。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

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河。故後之。計水亦多矣。此舉大者言爾。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沈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出于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自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自此山。欲使異于導河。故加自字。鯀之治水謂之陻。陻者。拒而陻之也。禹治水謂之導。導者。順而導之也。孟子言行其所無事。故經言濬川者。皆以導爲言。弱水水之無力。在衆水爲至異也。故衆水皆東。而此水獨西。觀柳子愚溪對。可見弱水黑水之異。合黎。孔安國謂水名。在張掖郡。流沙。卽居延澤。流沙是合黎水所鍾之地。故得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孔安國曰。黑水自北南而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據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不知水之所在。酈元水經謂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南海。豈黑水發源張掖。伏流地中。歷滇池以入南海乎。何爲滇池有其祠而不見水也。張掖、燉煌、皆在河北。黑水過三危山入南海。豈得越積石之河哉。穎達云。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此水得越河而南。東坡亦云。三危至南海不知其幾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卽得其

故道蓋從此徑入南海不勞人功之修治也且弱水黑水卽決之塞外則是注之南夷之地可以無恤矣然禹之心視華夷之民無此疆爾界雖塞外水亦必順導之使入流沙入南海蠻夷之民無墊溺之患聖人之仁心于此可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禹導四瀆惟河施功爲多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注云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濁渾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中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班固張騫皆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乎以此觀之自積石而西河之源無所攷據或以爲卽蔥嶺也于闐出崑崙其說不一經言導河積石論河者當斷自積石而始可也河源不始于此惟記其施功處所以經文不言自與導淮導渭之文不同禹治水之時惟河不得其源所以治之爲尤難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三千餘里其說所經歷之處甚衆經皆不載此篇本爲治水而作惟施功則記非施功則不記禹自積石得河之故道至龍門而加功故以龍門繼積石之後猶三危距南海甚遠經但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其所載惟見

其治水之績而已非如其他地里必欲其盡載原委之詳孔安國云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皆不可得而知惟以經文爲信可也南至于華陰河自龍門南行至華山之北又東行至厎柱其厎柱在西虢之界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又自厎柱東至于孟津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渡自華陰至于厎柱河夾兩山之間其流湍悍至孟津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武王伐紂會于孟津後世謂之武津此卽其處也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河流至孟津東行及河南鞏縣東而過洛水之北洛入河在此處自洛汭東流至于大伾漢孔氏曰山再成曰伾爾雅曰一成曰伾李巡注云成、重也唐孔氏云蓋所見異今以孔氏之說爲正大伾在黎陽或曰成皐不知孰是臣瓚之說謂在黎陽縣爲正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河行自華陰至大伾始折而北流大伾之西則南河也其折而北流始謂之東河降水在信都縣大陸在鉅鹿縣北降水入河是河過于降水也此與東過洛汭同蓋洛水降水皆小于河以小入大則謂之過不謂之會又北播爲九河播、布也又布爲九河以殺其勢也河自西戎入塞經秦隴陝河夾山而行其勢雖湍悍而兩山相距其力足以捍河流之衝使不至于奔突治之者惟于河之兩傍爲之疏鑿使廣袤而已至于自大伾折而北流其地已平又合受渭洛澗瀍衆水豈一河所能任也哉禹于此施功其規模甚遠分而爲九則水勢自有所殺兗州曰九河既道則是河之北行已有此道禹因其舊迹而疏導之也所謂行其所無事同爲逆河入于海既爲九以分之又爲逆河以合之一分一合而後河得其安流逆、迎也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卽渤海也禹治水惟河爲甚致之于

經。如導河積石以至同爲逆河。凡八加功。而知其爲患之甚于他水也。河行始于雍州。至冀州。積石、龍門、華陰、皆在雍州。底柱、孟津、洛汭、大伾、降水、大陸、皆在冀州。九河在兗州。使河源若在中國。余知禹之治。與導渭導洛者同。後世河患爲大者。以禹既不得其源。而禹之故迹又有湮塞。其決壞何疑。三代數千年間無此水患。至漢而爲患始極。據漢之河決常在平原左右者。以其地妨九河之故道。以是知禹所疏之九河。苟其八支不爲齊桓所窒。則當漢之世自無此患矣。智者明見禹之故迹。不肯廢數州爲河路以行水。但坐視其弊而已。可惜哉。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禹貢導川立文不同。嶓冢導漾。岷山導江。不言自者。此乃史之變文。非如導河不言自之有異義也。嶓冢山在梁州漢水所出。又曰漾者。安國云。泉始出山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流爲漢水。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有沔水。豈以沔水乃漢水上流。其流不遠。更名爲漢。故不復別沔漢之名歟。又東爲滄浪之水。此即漢水東流也。漢水梁州界。滄浪荊州界。即漁父所歌也。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亦即此水有三名。謂之爲者。水流至此隨地得名。非是他水自外來入也。過三澨至于大別。三澨水名。入漢大別漢上山也。師古謂三澨在江夏竟陵縣。蓋漢既東流爲滄浪矣。于是過三澨水所入漢處。觸大別山以與江合。漾雖爲沔爲漾爲滄浪。而漢之名獨傳遠。屈完對齊侯曰。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是也。南入于江。孔安國謂觸山迴南入江。是也。漢之本性欲東。特爲大別所觸而南。蓋

江在南漢將與江合必折而南既南復東以匯爲彭蠡之澤彭蠡在揚州水至此鍾爲彭蠡之澤匯迴也東迴而入于彭蠡然則彭蠡能止其性乎曰不能也漢之水性欲東非至于海不止也讀坎卦知聖人論水之性矣曰維心亨以其心常行也所以常行以剛陽居中故爾觀此可以見水之性矣東爲北江入于海北江之義如何曰岷山之江亦匯爲彭蠡與漢水合而入海故其東也則謂之中江而東坡斷以自豫章而下彭蠡而東爲南江三水合于彭蠡亦猶河流分爲九蓋禹治水至于下流之地則未遽決之以入南海也使水有所宛轉然後安流順導故河分爲九然後同爲逆河漢江匯爲彭蠡然後分爲三江或先分之後合之或先合之後分之其用意則一此說從彭蠡復分爲三與東坡之說又異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此言江水經歷岷山亦在梁州江水所出水自江出爲沱沱乃江之別流江東南流沱東流江在沱之南也此亦水之本性也又東至于澧此江水其別者爲沱而正水乃至于澧水也楚詞曰灑子佩兮澧浦是也過九江至于東陵九江卽荆州九江孔殷是也澧水東陵皆在荆州所以得名爲九江者以大江之水自禹之前已有此九道洪水作害水失故道今禹自岷山導江復過前所謂九江者以至東陵此江之故道非別有九江之水也夫江自岷出歷蜀漢巴峽數州然後至于澧今經云東別爲沱又東以至于澧蓋此特記其加功處爾東迤北會于匯迤者迤邐也匯卽彭蠡也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于合處則其勢迤邐而東漢自嶓冢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則稍折而南江自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

合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不言會彭蠡者上有東滙澤爲彭蠡之文也東爲北江入于海江漢二水皆合彭蠡故東爲北江入于海自北而東則南江爲豫章之江可知矣此卽揚州三江旣入是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與漾同發源曰漾旣流則爲漢而漾之名息矣發源者沇旣流則爲濟而沇之名息矣至江水東別爲沱乃其枝流爾江水之名自若也此流與別之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穎達推其意謂此皆目驗爲說濟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東坡云以味別之東出于陶丘北此濟水自滎澤東出于陶丘之北也丘再成爲陶丘再成其形再重也其地在濟陰定陶西南謂之東出者是濟水自滎澤伏流地中至陶丘北復出也又東至于菏菏卽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又東北會于汶濟與汶合也汶水出太行萊蕪縣至西南入濟今言濟水自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汶水自西南來濟水自東北往以汶言則會于濟故前曰浮于汶達于濟以濟言則會于汶故此言東北會于汶兩水相合故曰會也又北東入于海濟與汶通以入于海乃濟水自然之性不可遏也此水發源自兗州流于豫州至青州與汶合而入海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地理志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淮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穎達云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竊意堯時雖胎簪亦謂之桐柏也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淮之發源距海爲近故所歷未久與他水不同此水發源于豫州流于揚州至徐州與沂泗同入海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地理志隴西首陽山西南有鳥鼠同穴渭水所出安國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導渭自鳥鼠同穴山東則澧水會焉上文澧水攸同是也又東則涇水會焉上文涇屬渭汭是也又東過漆沮卽上文漆沮既從是也澧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涇水出安定涇陽縣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漆沮水案孔穎達云雍州漆沮既從則以爲卽扶風漆沮以合于詩所謂自土沮漆之文于下文漆沮則以爲卽洛水與自土沮漆者異今案顏師古注漢書于雍州漆沮既從之文則曰卽馮翊之洛水孔安國于下文東過漆沮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周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之文亦曰洛卽漆沮在馮翊則是非有兩漆沮也此洛水與豫州伊洛瀍澗之洛不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經云導洛自熊耳地理志乃謂伊水出熊耳洛水出冢嶺何也豈當堯時冢嶺亦謂之熊耳乎石林云

淮出胎簪至桐柏而始大潤出南谷至鳥鼠而大洛出冢嶺至熊耳而大因其流之大可以爲人害者治之而非其源曾氏曰嶓冢者漾之源岷山者江之源有是山而後見是水故先言山河出崑崙虛而後至于積石淮出胎簪而後至桐柏潤出南谷而後至鳥鼠洛出冢嶺而後至熊耳積石、桐柏、熊耳先有是水而後至是山故先言水此隨所見而爲之說姑存之東北會于澗瀍二水隨洛水以入于河孔氏曰會于河南城又東會于伊伊水入洛在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在鞏縣之東四水合然後東北流入河上文云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言此四水以入河爲性也此水皆在豫州天下之水亦多而特舉九者以當時水失故道此九水爲甚故也至于先後之序山自岍岐始水自弱水始以治水終于雍州又雍州在西北地勢自上而下因敘山與水皆始雍州也隨山濬川之義備見此二章鄭漁仲云禹貢之篇如山之槃踞與水之出入或不止一州一邑故序九州已然後別出山川總序于後班固以來作史者無法遂將山水與故迹並隸州縣下且小山短水不出一州一縣者卽于州縣之下言之固無害若乃大山所距大水所經何啻一州一邑班固遂以州縣下列言之可謂無法鄭之說善矣導山言至于者十導水言至于者十一曰至云者卽其施功而言之也導水言入海者七言入河者三謂近于河者自河而入海也導水之名入也會也至也與九州同而又有詳焉者曰流曰別曰溢曰逆曰過曰匯蓋順流爲流分流爲別以小入大曰入二水勢均而兩相會曰會以大水受小水曰過止而畜之曰匯蓄而不能盡受曰溢旁而斜出者爲逆則人爲之功也此其大略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必辨之于始。然後可同于終。自冀州既載而下。既辨之矣。自九州攸同而下。又所以同之。蓋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各得其所。不相雜亂。故有以同之。如車同軌。書同文。各要其所歸。不見其異。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四隩者。深遠也。深遠之處。皆可居。則其他可知。九山刊旅。則九州之山。皆刊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川滌源。九州之川。皆滌其泉源。無壅塞矣。九澤既陂。則九州之澤。皆已陂障。無決溢矣。穎達云。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要而言之。所言不盡。故于此復總言之。四海會同。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是也。向也洪水爲害。道路不通。欲會同京師不可得。至禹治九州之功畢。每州之末。皆載達河之道。如江不通淮。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江沱潛漢不通洛。則曰逾于洛。至于南河。或航海。或陸運。皆以達河爲至。至是則四海之內外。皆有通帝都之道。朝覲貢賦。無有遏絕矣。六府孔修。水、火、金、木、土、穀向者洪水未平。則五者皆失其性。蓋五行一曰水。鯀墮洪水。則五行汨陳。禹行無事。則五行皆得其敘。孔修則甚修也。庶土交正。則又重述任土作貢之事。蓋山澤平。則人無昏墊之患。四海同。則有通貢賦之道。六府修而有充貢賦之物。則可以制貢也。九州衆土壤墳壚埴之異性。青黃赤白之異色。交相參攷而正之。所以致謹其財賦。謹者。責其所有。不責其所無也。一不謹。則貽萬世之害。然後立上中下三等以別九州之壤。而定其田賦之高下焉。則又

準三壤以分輕重而立賦法焉。四夷財賦不及止聽其貢篚。故言成賦止于中邦也。師古云。庶土各以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謹財賦以供貢賦。皆隨其土田上中下之三品。成其賦于京師也。中邦卽京師也。林少穎推廣顏氏之說。謂九州之辨所敘九等之賦。止言其多寡相交之差。未言其所以充賦之物。謂九州之內所制之賦。使之各以其土地所出之正物。轉相交易。懋遷有無。以充所入之賦。若後世之支移拆變也。雖交易其所出之物以充賦。然數之多寡。實以田之三壤爲準。三壤卽上中下之類。蓋賦本于田。故其支移折變。卽其田賦多寡之數。致之京師也。如下之五服。其輸粟藁惟甸服。其外不能盡使如甸服所輸。惟以田賦所入之數。定其多寡而輸于京師。則得以支移拆變而致之如此。則其力簡其費省。如荊揚之地金錫竹箭之類。皆得以懋遷有無而充賦。此亦一說也。或說云。下言成賦而上文言財賦。則下之賦者田賦也。故曰三壤。財賦者不特田賦。凡出于土可以供上之服食器用者。皆貢之。田賦則及于中國。財賦則四夷之外皆得以貢之。如西戎織皮。淮夷蠙珠之類。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至此可以建萬國親諸侯矣。錫之土以爲社。錫之姓以爲宗。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錫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契封于商錫姓子。稷封于邰錫姓姬是也。然使之一德以尊天子。必有爲之倡者焉。祇台德先。所以率先之而無有違所行者。洪水未平之先。亦已建諸侯。至是禹之治水。其下有成功者。受封。此蓋自禹成功而言之。祇台德先者。禹能以身率之。益稷言予創若時。至弼成五服。禹之敬德也。各迪有功則不距朕行也。舜美禹亦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以下更言京師諸夏戎狄之別故爲五服遠近之制五服乃堯舊制洪水既平禹于是乎使之賦役有常職等分定甸服于京師最近稅賦尤多每于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近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益遠故每服分二節詳內略外之意也王畿方千里皆曰甸服爲天子服治田謂治田出穀稅下文納總銍秸是也百里賦納總是甸服內之百里近王畿者納總謂藁與穗並納二百里則稍遠矣故納銍銍割禾鐵謂割禾穗而納之不輸藁也三百里則又遠故納秸秸者藁也納秸則易于納穗蓋遠則彌輕矣雖然四百里五百里尤遠胡爲又出粟米耶唐孔氏謂藁粟別納納粟之外斟酌納藁非是徒納藁也據經文但曰納秸安知其與粟兼納攷之經文總銍粟米下皆無服字此有服字當知納秸雖優所以相補除者在此師古曰秸藁也服者言有役則服之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以正在五百里之中優于畿內移用故其利薄于粟米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入矣四百里五百里愈遠故納粟米禹以什一之法取民今其不同如此漢孔氏以精者少粗者多唐孔氏謂直納粟米爲少禾藁俱送爲多其于稅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粗遠輕而近重耳聖人體盡人情優民之力如此孔穎達云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

里內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上文九州皆言田賦。此但言五百里甸服者。鄭氏曰。侯綏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則有納總銍之差。此但據天子立文耳。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于此。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略之。義或然也。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讀者可以意曉。五百里侯服。此王畿之外又五百里。盡以封諸侯衞王畿也。孔安國以謂斥候。穎達謂伺候盜賊。五等爵止曰侯者。三恪之後方稱上公。所以尊前代。若當代之封則皆諸侯。周制太保爲西伯率西方諸侯。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此朝廷三公也。一公居中。二公分陝以治。侯服之不及公所從來久矣。侯服之內王畿之百里。則爲卿大夫所食采地。若周官六卿之外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爲大夫采地。小都爲卿采地。大都爲公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又采之外百里爲男邦。男小國也。又其外三百里爲諸侯。自此以往。皆諸侯大國。次小國也。必先采地。次男邦乃及諸侯。先小後大。王氏曰。欲王畿不爲大國所迫。而小國易獲京師之助。況又諸侯敵王所懼。則大者居外宜也。賦稅則遠輕近重。建諸侯則遠大近小。聖人疆理各有法也。五百里綏服。乃侯服之外五百里也。綏安也。內以治中國。外以安四夷。如下文揆文教。奮武衞。皆所以爲安也。此皆諸侯以其稍遠。故變名爲綏。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賓服即綏服也。先王之制。此服有二名。謂之綏服者。以其諸侯爲王室之衞。則外皆安矣。聖人疆理天下。尤謹華夷之辨。自王畿之外既建侯。小大相維矣。外則要荒之服。故于此設綏服焉。以爲內外之辨也。故

三百里近于甸服者。則揆度文教而行之。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自度可否而行之。二百里則奮武衞。以其接于要荒。慮其蠻夷爲中國患。先王賴以守衞中國者。蓋亦在此二百里。夷狄之于中國。本不敢有欺侮窺伺。惟中國失所以爲備則啓侮矣。李唐韻利兵直至渭水。皆有以致之也。五百里要服。自綏服之外五百里。特存其典要約羈縻而已。何休曰。以不治治之。要服三百里。夷夷有簡易之意。亦是要約之也。二百里蔡。蔡放罪人于此。左傳殺管叔而蔡蔡叔。五百里荒服。自要服之外五百里。以其荒忽無常。王者但以若有若無。來不拒去不追待之而已。荒服之三百里曰蠻。蠻者。以其慢而無禮也。夫既曰蠻曰夷。聖人列之五服者。蓋聖人代天地爲人民蠻夷草木鳥獸之主。禹平水土使之不敍。卽敍衣皮卉服各遂其性。安得不使之在五服乎。此又見一視同仁也。荒服之二百里。則流罪人于此地。先王之于罪人。既不可以中國蓄之殺之。又不忍故流放之于蠻夷之地。輕者蔡而重者流。若流共工于幽州是也。劉敞曰。輕罪蔡之要服。重罪流之荒服。此謂投之四裔。屏之遠方。五宅三居之二矣。然而一在畿內要服九州之內也。夷性近于人。蠻性遠于人。故近稱夷遠稱蠻。然要服之三百里夷。外二百里亦夷也。荒服之三百里蠻。外二百里亦蠻也。而謂之蔡謂之流者。蓋流放罪人。取其至遠者言之。若其蠻夷之地。則蒙上文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言禹之功成。風聲文教。訖于四海也。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

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今此東言海西言流沙朔南不言所在以是知不止于恒山衡山而已也四海之內南北長東西短故也漸入也被覆也暨及之也禹錫玄圭告成功于天玄天之色也禹功與天同不曰堯錫禹而曰禹錫讀書者不必以一字求疑聖人之經東坡以爲水德之理禹之功其大如此而未聞有矜伐之心此其所以爲大聖人歟

# 尚書詳解卷七

## 夏書

### 甘誓

此篇其一當看世變愈下。其二當看啓賢能繼禹之道。深知用兵曲折。其三當看古人軍政素備。臨事簡而不煩。自堯舜禹三聖皆以揖遜而治。至啓而行征伐。舜征有苗。特曰汝徂征而已。至此而有扈諸侯敢以抗天子。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數言而止耳。至此而作六卿之誓。又且及于賞罰之嚴。風俗之變。啓之時自與堯舜之時不同矣。聖人觀會通行典禮。則亦不得不隨時制宜。又見得禹之所以教其子與啓之所以繼其父者。家法相傳。識體用本末之學。雖微而征戰之事。行陣之間。無不一一周知。後世俗儒以文武爲兩途。遂竊聖人短于軍旅之事以藉口。又當看古人軍政素備。觀其與有扈大戰于甘。六卿皆召。六軍皆行。合七萬五千人。亦非細事也。糧食器械。不戒約而自備。所誓之言。特及于行伍之整齊。若非平時預備有素。倉猝之際。豈不失措。合此三者以觀。則一篇之義無餘蘊矣。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有扈氏。夏之同姓之國。堯舜傳賢。至禹傳子。故有扈氏以爲我亦夏之同姓。不得有天下。而啓得有天下。不能無不平之心。因此而拒王命。王者有征無戰。天子討而不伐。豈聞諸侯敢與天子戰乎。夫子序

此書直言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則知有扈氏有無王之心視天子如儕匹以一國之微敢與天子抗則其陰謀爲叛逆之事已非一日之積矣甘乃有扈之郊至甘而誓故曰甘誓誓者所以戒衆人使之重其事而整齊其心力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古者命將皆公卿之列六卿者六卿之衆無事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有事則爲伍兩卒旅軍師古者文武一道其將皆公卿其卒皆農民知有禮義知有君臣上下其民易使漢世有此意三公可將九卿可將郡守可將不若後世文武分爲兩途能用兵者數人而止將臣所以多跋扈其卒既非農民此兵所以多叛逆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六卿皆有軍政謂之六事六卿各指軍師而言之六事則並與其伍兩卒伍而言之予誓告汝以有扈氏之罪天有五行聚于人之身而散諸萬物皆此五行也三正天地人之正理也今有扈氏恃威而侮五行以怠慢而棄三正則其悖理傷道殘民害物甚矣天用勦絕其命天卽理也順理者天之所與逆理者天之所絕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則其討有罪也天討之而已豈予一人好爲是征戰哉古者車戰一車之出左右及御共三人左以射爲職右以擊刺爲職御居中以正馬爲職攻治也左者治其左之

事則在于射右者治其右之事則在于擊刺御正其馬苟或不攻于左不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正皆爲不恭命不恭命者失其律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三代皆用車戰至春秋時車戰漸壞如諸侯敗鄭徒兵則鄭始多用徒矣中行穆子始毀車崇卒如楚有左右廣先王車戰之法至此始壞原其所以然蓋先王之兵皆是不可敗之兵未嘗要利也後世求以勝人亟于趨利此先王軍制所以壞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古者軍行必載遷廟之主又載社主以明其賞罰不敢自專也用命則有賞賞于祖者祖有親之義所以示恩不用命則有罰罰則戮于社者社主陰所以示殺罰之嚴也予則孥戮汝軍事以嚴終故于是又有孥戮之言戮辱也罰汝不止于辱其身亦將爲爾妻孥辱也

# 尚書詳解卷八

## 夏書

### 五子之歌

讀此篇之書。有以見當時之民思禹之德。然則禹視天下之溺猶己之溺。胼胝手足以爲民如此。及再傳太康一爲遊畋之樂而民遂咸貳。至使有窮后羿得以簒國。民之思禹果安在哉。曰民之貳太康也。乃所以思禹也。先王之愛民。一舉動而不敢忘乎民。民于此時猶嬰兒之得慈母。不知有飢寒凍餒。惟慈母之是賴。一旦太康嗣位。遂專意遊畋。不恤民事。猶嬰兒之失慈母。啼號而無所依。此民之所以貳太康也。是雖后羿能因民不忍奪之于一時。而終不能禁民心之思禹。所以少康一成之田。一旅之衆。而卒以祀夏。不失其舊物也。謂非民之思禹而何。又當看此一篇書。乃三百篇之體。詳味其言。有思無邪之意。然則何以怨乎。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五子之怨。親親也。關雎之哀而不傷。小雅之怨而不亂。皆其發乎情止于禮義也。誰謂詩書果有異旨哉。自此心而形之詠歌。因心而語不越乎常理者。詩也。自此心而發之于政事。足以經國愛民感物動人者。書也。此詩書所以異經而同出也。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以逸豫而滅厥德。所以至于失邦。夫子敍書直云太康失邦。而其意自著。昆弟五人須待太康于

洛水之北。此所以著明五子咸怨之由。故曰作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自太康尸位以逸豫而下。至于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史家述其所由。如毛詩之有序。序作歌之意也。人君之位。乃憂勤者所居。舜命禹曰。汝惟不怠。總朕師。此豈逸豫之具哉。惟太康資稟凡下。徒見人君之位至尊。以爲予無樂乎爲君也。故尸主其位。而縱爲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民心無常。德爲向背。德既滅矣。民無所依。故咸貳。民既貳矣。又不知悔。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至一百日而猶不反。豈非安其危。利其災。而樂其所以亡者乎。有窮國之君名羿者。因民心之弗忍。遂距太康于河。使不得反其國。自古奸人無世無之。雖堯舜之世。不可謂無此等人。但聖朝在上。如太陽當天。而蚊蠅無所逃迹。及國家小有釁隙。故奸人得以乘之。禹之傳子也。豈不知後世之極弊至此乎。曰禹亦安能保其子孫無此也。禹之慮天下後世。蓋有甚于此者。傳之子雖有大惡。而先王之遺澤未泯。尚可以復傳之人。而不得大聖天下爭亂無日矣。禹豈私其子孫而爲此哉。私其子孫者。乃所以公天下也。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太康之弟五人者。侍其母而從太康以畋。然則五子曷爲于未遊畋之時。不能諫止其兄。而且從之畋乎。曰觀五子作歌之言。想見其賢明。必其當時諫其兄而不從。兄弟天倫無有去之之理。不得已而從之。徯待于洛水之北。及百日而不反也。是故五子怨憤之氣。鬱于中而發之于外。述大禹之戒以作

歌。其五章之歌。皆五子爲之。其言皆本之皇祖之訓子。讀此章有以見先王之愛其子孫。不獨有其綱紀可以守。法度可維持。而又有訓戒以遺其子孫。使子孫世守者。五子述大禹之戒。若伊尹述成湯之訓是也。惜乎遺言在耳。而太康之不克遵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此章皆禹之訓也。禹深見得爲君親切處。在于得民心與失民心。故五子述其訓以爲首章之歌。以見太康之失邦。其大要在于失民心也。民之可以親近而不可卑下者。以其爲邦本故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得民則得國。故本固則邦寧。天下愚夫愚婦至賤也。天子至尊至貴也。愚夫豈能勝予哉。殊不知一人之心。卽千萬人之心。失一愚夫愚婦之心。卽失天下之心也。失一人之心而遂至于失千萬人之心。則人心去而君之勢日孤。豈不勝予乎。一人三失者。失而至于三。積之多而不知改悔者也。怨豈在明者。言天下懷怨憤之心。豈敢明言之。特蓄忿于中爾。故有天下者。當于幾微之際。有以謀之。無使蓄忿于中。則可矣。秦人之禍。可以爲鑒。予臨兆民。凜凜然如朽索馭六馬。然朽索以喻君。六馬以喻民。六馬之奔突。豈朽索之所能馭。人主常持不足之念。以爲民之難安。豈予一人所能任其責哉。惟以此爲心。則無時而不敬也。故曰奈何不敬。此章大意。謂國以民爲本。而欲安民者。又當以敬爲本。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亦是大禹之戒天下之事雖其至纖至微者莫不有準則得其準則者天理也失其準則者人欲也人欲熾而天理滅則未有不亡者妻妾之奉遊畋之樂酒以奉祭祀樂以崇德宇也牆也古之聖人亦豈能廢此哉第有其準則而不失之過爾若夫色荒禽荒甘而嗜峻而雕皆失其則也此滅亡之道也而況于兼是數者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自唐侯爲天子故國號陶唐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冀州也自陶唐以來有此冀方享國長久者豈無其道哉何道也卽紀綱是也一國一家與天下莫不有紀綱今者失其道而亂其紀綱安有不亡者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此章推廣一章二章之意我祖卽禹也有明明之德以爲萬邦之君有典常法則以貽其子孫如上文皇祖之訓是也豈特有典則而已至于鈞石亦無所不有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蓋權量者法度之所自出禹以聲爲律身爲度可見法度至禹而定關者通也和者平也使天下如一無有異政殊俗也此章之意只言我祖之典則法度所以貽其子孫而責望亦厚矣豈謂今日之子孫荒墜其業遂至于覆宗絕祀哉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此見得兄弟之情事體一同。萬姓非仇五子也。而以爲仇。予將何所歸乎。予懷思而至于悲。萬姓以我爲怨。予將誰依。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言色之愧也。忸怩言心之慙也。此皆具述其所以憂愁無聊之態。德之弗能謹而至于此。雖悔何及哉。觀五子之歌。一章切于一章。至末章爲尤切。此古人賡倡之體。雖出于五子。而實若出于一人之意。其言優游而不迫。婉而有序。觀此者可以知風雅之所自來。

# 尚書詳解卷九

## 夏書

### 胤征

此篇乃夏之始衰。然古人之教化制度。尚有可攷。東坡本史記左傳之說。以爲仲康卽位時。乃羿之秉政。其權皆出于羿。胤侯卽羿之黨。羲和乃夏之忠臣。胤侯承王命以征。意者如後世挾天子令天下之事。其所見甚高明。非常人所及。後之君子。未敢以其說爲正者。蓋其書已定于夫子之手。序之者第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初無異說。觀此篇可見古人以天時爲重。以酒爲禁。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一篇首舉命羲和之事。至此日食不知。而遂至于六師討之。又況禹惡旨酒。自周以來。羣飲則殺。深見古人之禁酒甚嚴。羲和廢時亂日之罪。原于沈湎之故。其犯此禁也。亦重矣。故王朝九伐之法。不得而赦。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湎淫者爲酒所困也。惟其困于酒。所以廢厥職。時之春夏秋冬。與日之甲乙。皆懵然不知。此胤國之君。所以征之正其罪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乃作史之詞。仲康、太康之弟也。羿廢太康而立仲康。至其子相立國。遂爲后羿所篡。以五子之歌觀之。仲康其一也。必其賢明有過于太康者。但强臣擅命。欲振作而不能爾。胤侯命掌六師者。胤國之侯。爲王朝大司馬。古者王朝六卿大夫。皆同列之君爲之。如羲和酒荒于厥邑。亦各有食邑。人而爲天子卿士也。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堯時羲和四人。至夏朝合而爲一官。官制之沿革于此亦可見矣。胤后承王命徂征。夏朝雖衰。而征伐之權。猶自天子出。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此以下乃胤侯舉先王之謨訓。以告衆人。折羲和之罪也。嗟、嘆辭也。嗟我有衆之士。聖有謨訓。謂其謀之已定。可以垂訓將來者也。明徵以其昭然可驗。定保者謂其可以定國而安民。先王克謹天戒。此卽謨訓也。人主無所畏。惟當畏天。故凡有災異。皆天所以譴戒人主。先王能謹懼知畏。爲之臣人者。則當有常憲。常憲者。常法也。法守所在。常有之而弗失。不出其位也。百官各修其職。以輔其君之闕政。則人君之德。明而又明矣。今羲和以湎淫廢其所司之職。日食不知。是使君不得以謹天戒也。是爲臣而不克有常憲。不能修輔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先王之時。每歲之首。孟春之月。遒人宣令之官。振木鐸以徇朝路。曰官師相規。謂百官之衆。皆當相規正其失。不可爲雷同詭隨。人苦不自覺爾。既不自知其過。不得他人以正之。則諂諛成俗。皐陶謨所謂

師師是也。不特相規而已。工執藝事以諫。又于百工之中。各以其藝而諫上。如矇瞽獻詩。虞人獻箴之類。人人能如此。則掌禮者以禮諫其君。掌樂者以樂諫其君。天下不過數事。而人主之身。可以事事無過舉矣。其或不恭。謂不能相規而執藝以諫者。邦有常刑。先王之意。惟恐夫人怠心易生。戒心易忘。于歲之初而警之如此。其嚴君臣之際。常在警戒之中矣。天下何憂不治。今羲和掌天地之官。而日食之變不知。在先王之常刑不容赦也。余讀此章。有以見從諫爲帝王之盛德。古者有三公朝夕納誨。無所不諫。其下至于百官之賤。皆得以官言事。猶以爲未足也。又且使庶人謗。商旅議。采之芻蕘。詢之衢室。猶懼其怠于職而不諫也。且設爲之刑以驅之諫。若邦有常刑。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夫惟如是。而後君臣上下無有隱情。而人主以一身立于無蔽之地。後世去古既遠。一切反先王之政。不諫者有刑。而後世諫者反刑之。甚者設爲監謗。至有天下以言爲諱者。臨川王公作諫官論。且謂今之諫官。乃天子之所謂士。其責則天子之三公。上聽之而改。故士得以制命其上。嗚呼。此豈先王本意哉。

惟時羲和。顓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上文言先王之法如彼。此章言羲和之所以戾于先王之法者如此。人莫不有德。而羲和顓覆之。徒以沈亂于酒之故。所以畔其所居之官。離其所守之次。始擾亂其在天之紀。遠棄其所司之事。酒之爲害也如此。季秋月朔日月相會。謂之辰。辰當集于房星。今也不集于房。參差而不合。日食可知矣。日之食

大變也。羲和掌天地之官而不豫知。其倉猝之際。瞽者樂官進鼓。天子伐鼓于社。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凡衆人奔走以供救日之役。羲和于此時尸其官。若無所聞。若無所知。然其昏迷于天象如此。宜其犯先王之誅。欲赦之而不可赦也。然則羲和以沈亂于酒之故。自後世視之。若細事也。至于六師討之。周人羣飲罪至于殺。是何古人之刑反重于後世乎。曰古人之刑古人之教化也。後世所謂刑者。無非與民爭利而已。此古人之刑非後世之所及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自此以下。乃告衆士之辭也。遂舉政典之書。政典者。如司馬法之類。司馬掌邦政。其書言用師之事也。先時後時。謂師行不以紀律。皆殺之無赦。今我以爾有衆奉將天之罰。謂天討有罪也。爾衆士當同力以助王家。庶幾輔弼我以敬奉天子之命。觀此篇之書。其始也舉先聖之謨訓。次舉政典。次言天罰。又言王室與天子之威命。可見征伐之重。皆攷之先王。質之天意。敬以承之。其若非有一毫之私意也。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謂火之炎于崑山之岡。不擇玉石而皆焚之。況于天吏有過逸之德。尤酷烈于猛火乎。天吏。爲天所使行天罰者是也。此言兵威所過。殺傷易至于枉濫。今當擇其罪之魁者治之。其脅從者勿問。庶幾無有玉石俱焚之患。舊染之俗。與羲和同惡者。皆與之更始。此王者之兵也。嗚呼。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大抵軍事以嚴。終當以威爲主。威非慘酷之謂。卽嚴毅也。愛非仁愛之謂。卽姑息也。當用兵行師之際。不以嚴爲主而反拘于姑息之愛。則其所傷者必衆。是反失其愛也。如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列。卒敗于泓。是也。威愛各施于所當用而已。若泥于言而不明古人之意。則威克厥愛。豈非流于慘酷者歟。其爾衆士懋戒哉。當勉之而致其戒。庶乎其有成功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此數篇皆逸書。有其義而亡其辭。自契至于成湯十四世。而八遷都。至湯始居亳邑。從先王之居。先王卽帝嚳契之父也。帝嚳居亳。至湯復徙居焉。作帝告釐沃二篇之書。所言皆湯始居亳之事也。釐、治、沃、土也。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湯是時爲夏方伯。賜之弓矢。然後得以專征伐。故曰湯征諸侯。葛伯以不祀之故。而湯始征之。古人以祀事爲重。既不祀。則是不有宗廟神祇矣。故湯始征之。湯之征伐。自葛而始。觀孟子所載遺之牛羊。使亳衆往爲之耕。湯之所以待葛伯者。紓遲不忍如此。及其葛伯殺童子。而罪不可赦。于是故征之。則湯之于諸侯。豈有意乎取之哉。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湯之得伊尹也。進之于桀。其意若曰桀雖不道。使其一旦改過聽伊尹之言。則功遂可以及天下。豈非湯與伊尹之本心哉。伊尹往來兩國之間。就湯者五。既而去之就桀者五。聖賢不夏商其心。而天下其心如此。曷常有意于利而取之。及其醜夏歸亳。伊尹決知其不可救矣。故爲是相湯伐桀之謀。

入自北門。遇鳩方二臣。意其所言者必醜夏之事。夏既不可救。則不得已而相湯。以救生民于塗炭。惜乎此二篇之書亡。不得以見伊尹與鳩方所言之事也。

# 尚書詳解卷十

## 商書

### 湯誓

讀此篇有以見聖人處君臣之變時中之義蓋不可以常理論也有天地男女父子而後有君臣名分蓋不可踰越見路馬者必式齒君之路馬者有誅其言如此不如是則亂臣賊子皆有覬覦窺伺之心三綱淪九法斁而人紀不立矣雖然天生民而立之君者正爲司牧吾民設也乃有恃富貴之權謂天下莫吾敵借是而肆其惡于民使生民塗炭無所告訴則人紀之不立抑又甚矣由前之說則君爲重若春秋之法君將不言帥師是也由後之說則民爲重若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也天下之理有常有變中智以下當安其常盡其變而不失其常者惟聖人能之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此篇之意大槩以順天而舉事無所利于其間桀之罪天所棄也湯之德天所命也天棄桀而湯不有以伐其罪天命湯而湯不有以承其休則湯之罪殆與桀等惟聖人于此深見天命之去就天人本一理聖人把作一事看後世往往分天人作兩件事皆其誠意有未盡處設使天命在桀猶有眷之之意則湯當退而就臣子之位湯之本心也惟其不然所以不得已而爲稱亂之舉雖然天道聖人何從而卜之曰以人事卜之湯之所以卜天意者以賢者之心斯民之心天

心卽賢者之心。卽斯民之心也。自伊尹醜夏歸亳、攸徂之民室家相慶觀之。則天意可見矣。不然。妄爲託天以神其事。則莽、卓、曹操、司馬懿之流。亦皆借天以爲辭矣。何足以爲湯。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可見君臣無異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說者謂孔子序書。先言伊尹。以伐桀之謀出于伊尹而不出于湯。果若是。則伊尹教湯爲稱亂之事。湯獨無所任其責乎。不必如此泥。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桀都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先儒以爲出其不意。恐未必然。升道從陑。蓋出兵行師。自然取其地利故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湯已受命于天。君臣之義已絕矣。格爾衆庶。卽亳邑之衆也。非我小子敢行舉亂之事。自堯舜揖遜禹傳之子。曾未聞有征伐之事。至于湯之身而爲之。湯豈無不足之意。有夏多罪爲天命所殛。予不可不順天也。今爾有衆反以爲怨。曰我后指湯也。不恤我亳衆。舍我稼穡之事而割伐正夏。觀此可見湯之德澤及民也深。而教化之在民心也素矣。何以知之。桀之暴虐。桀之民誓不與俱生。至于湯之民則恬然如在衽席之上。更不知桀之爲虐。成湯爲應天順人之舉。亳之民尙以夏爲正。以夏爲正。則湯之所行非正矣。此湯民所見如此。予聞于衆人之言。但夏桀之罪。上通于天。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苟拘于一時之名分而爲姑息。則違天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汝衆反以爲夏王之罪。其如我何。雖夏桀之虐。不及亳衆。獨不念桀之民受其害乎。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前既言亳衆之不欲往。此乃言夏桀之罪如此。我不可不往。夏王與其臣同惡相率。而遏絕衆人之力。謂役民以爲臺榭宮室也。又相率而割剝夏邑之賦稅。謂橫賦以傷民財也。既竭民力。又竭民財。于是有衆相率而怠。弗協其上。怠惰而無意以與上和合也。且曰時日曷喪。日君也。是君何不喪亡。予及汝皆亡。有生不如無生。夏之惡德如此。今朕必往無疑。爾庶幾輔我一人。以致天之罰。功成事畢。當有以賚賜汝。爾無有不信我言者。我不食其言。謂非空言無實也。爾不從誓言。則有孥戮之刑。罔有攸赦。觀此足以知風俗之變愈薄。啓之誓師也。曰賞于衆。戮于社。誘之以賞。威之以刑。則既薄于唐虞時矣。至湯不徒曰賚之戮之而已。且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恐恐然懼夫人之不己信。則又薄于夏時矣。吁。此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小康之事也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髊。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孔安國云。湯承禪代之後。逆取順守。有慙德。故改正易服。變置社稷。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唐孔氏釋其意。案左傳昭公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

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湯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居多于柱。卽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人。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七。漢世儒者社稷之說有二。左傳說社稷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據先儒所說。第言配食之神。案經文欲遷其社不可。有以見成湯忠厚不忍之心。不欲遽廢夏之社屋之。使不受天陽喪國之社如此。若天子之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作夏社疑至臣扈疑至臣扈二臣名。三篇之書。大率言遷社不可之意。夏師旣敗績。湯遂從之。從之者任其所往。不迫之也。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者。桀當敗亡之餘。猶不知悔。且伐三朡之國。取其寶玉以行。誼伯仲伯作典寶之書。意其所言者。必云國有常寶。當以民爲貴。若孟子所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與此同意也。其書亡矣。不可得而强通。